



大虛軒稿叙

大虛軒稿者先師胡廬山公近年手

筆也先師少負豪邁輟頓轡詞壇睥

睨諸人士諸人士為其學窮二酉慙

鳥歛衽以故文名擅一時云亡何謂

斲趾宕逸之不足以養性也謂記問

詞章之不足以轂學也遂從遊歐南



大虛軒稿叙

野羅念菴二先生之門講究心學時  
且厭志塵鞅遊神清淨則攜襪三乘  
諦藏飄飄乎幾忘世矣已而隨時疑  
注隨處體驗忽翻然悟曰聖道不偏  
於內不偏於外其為學也遺內而荃  
蹄夫外者迹也指外而繩鑰夫內者  
空也吾曩物於迹矣今又躄之空得

無盤道夥乎自是領絕四於藏六覺  
屢空於了色擢腎一貫殫脩良知措  
措數十模而莫之止蓋得道深矣桑  
景嘗著衡齊昭晰靈則證彛物理斷  
聖道炳若日星聖後學指南當垂不  
朽余夙北面受益媿遊於藩數稔以  
來諭酒宰興日揭師說迪多士欲續



梓衡齊以印之越萬里索之令子順  
順迺挈大虛軒稿授謂是刻當余任  
也夫余方明道是箇渠猶局學文墨  
不與吾指相刺謬耶雖然道非他也  
即文之根也文非他也即道之岐也  
棟文之士縱敷膏揆靈甘菽粟衣布  
帛祇為才府之韞輝是道亦文也柄

道之儒縱顧英擣藻繡鞞悅飾銀黃

要亦性海之揚波是文亦道也且閱

諸帙詩文造造洗澶漫而澤醇雅則

一斑有餘彩寸鬻有深味如是者可

已於鑄梨也與哉爰付梓人竊想覽

者不察其指猥以一斑寸鬻弁髦之

致文豹大鼎因不可見則余之僣甚



大虛軒稿目錄  
也故嘯嘯數語用語諸君子毋忽  
萬曆癸巳春仲門人曠驥頓首撰

大虛軒稿目錄

詩

登擬峴臺

初就醫近溪年无家坐隣雲樓承和前韻賡謝  
近翁再和前韻亦再和為謝

再用韻呈近翁見別意

予意擬別近翁還家不謂闌臺不允投檄翁因  
勸予且行欲歸當別徐圖遂挈舟送予新城  
躬引予訪宿張少卿園居從史感動予亦忘  
闌行之可否也因追前韻叙其事再為別請

返棹

別近翁後入杉關登閩嶺感懷非一仍用前韻  
壬午元日坐大虛軒

夏日思楚侗淮海二君期春暖訪之

臘雪同未庵擁爐觀生與賦贈予書室匾觀生與

除夕二絕句

癸未元日微雪二首

豐城屠生貽書譏僕不絕二天作此解之

甲申元日雷雨

感事

客有以邸報寄者

同志中有爭議此用字義世析且銳未可

辯也聊識于此得二絕句

送大廷尉曾見臺丈北上兼簡楚侗中丞

走筆慰穎泉方伯失長子僉憲君

除夕同族弟臯甫小集因擬邀諸君為仁社會

遂書代簡

首夏重遊朱陵觀舊傳為吉州閩刺史得道處

又云先後出六仙因和唐戎昱送閩使君入

道韻并懷近里張玉屏水部



子見順欵別拜師古人豈嫌多師哉但此處未  
可草草也因書以警之

書

奉許石城大常求文書

與羅近溪書

奉謝大司寇黃葵翁書

與見麓兄書

奉慰座主李閣老書

與高伯宗書

與萬履庵書

與楊朋石書

復劉仁山主政書

與蔡汝聘書

奉歐陽鑒齋先生書

答文朝書

謝姜晉齋侍講書

贈劉少衡書

復李源野方伯書

寄何吉陽亞卿書

答奕侍御

答淮海書

與孫淮海書

答陳象山憲使書

與鄧默成

與徐魯原憲副書

復曾見臺書

復曾健齋書

簡劉魯橋

答李見羅

再簡見羅

與唐仁卿書

復許敬庵

與耿楚侗書

答耿楚侗書

與鄒汝瞻書

與蘓誠齋書

與姜鳳阿書

告休稟帖五



大虛軒稿目錄終

大虛軒稿

泰和胡直正甫

解

詩

登凝峴臺

路過金鰲引太華千山啼鳥更飛花  
情知病骨難經世且別鄉園勝出家  
躊躇何期登擬峴低迴終自戀  
食霞欣逢魯國開芳宴應許玄貞理故槎

初就醫近翁年兄家坐隣雲樓承和前韻贊謝  
抱疴久矣謝紛華春盡何悲對落花旅館幸依小有  
洞高樓如寓大清家蠅頭書就飛瓊藻麟脯逆開醉  
紫霞賴遇仙翁能愈疾餘生那羨理星槎

近翁再和前韻亦再和為謝

情高日日枉瑤華翺喜風飄萬點花坐挹兩姑成故  
侶迴觀八極總吾家牕臨黎水遙通月酒出神泉併  
釀霞把袂歌吟渾不繫詎論蓬海放仙槎

再用韻呈近翁見別意

韶齒交情老髮華登堂喜醉碧桃花忽驚煦日移炎

日那計君家非我家五岳猶期同杖屨二姑還擬共  
雲霞更看時或連章貢歲歲雙飛兩釣槎

予意擬別近翁還家不謂閩臺不允投檄翁因  
勸予且行欲歸當別徐圖遂挈舟送予新城躬  
引予訪宿張少婦園居從吏感動予亦忘閩行  
之可否也因追前韻叙其事再為別請返棹

閩臺誤礙老為華頓別麻池處處花幾日且離叔夜  
宅相携同訪李膺家故人沈令供新酒高士鄧公出  
古霞賴有諸賢同科理先生早合返歸槎

別近翁浚入杉關登閩嶺感懷并一仍用前韻



故人乍別想容華  
閩嶺初登尚見花  
小景可娛忘抱  
瘵塵蹤竊計誤  
離家天迴海國開  
千嶂地啟仙源散  
萬霞但得海仙傳  
具眼何辭龍虎覓  
歸槎

壬午元日坐大虛軒

幾年精舍控衡廬  
老更抽身住大虛  
乍有和風成燕  
婉還憑野馬共居  
諸惚中已覩梅花  
綻世外無驚鷲  
疊除造化小兒頗  
見戲主人那復為  
拘拘

暇日思楚侗淮海二君期春暖訪之

苦病溪山絕世情  
懷人翻覺道心驚  
南瞻偉峻山思

孫子北顧天台

山名二山乃孫

耿二君書舍憶耿卿青眼高歌雲

共渺白頭悵望月同明  
尚期春暖鶯花麗  
捲瘵還應訪洞遊

臘雪同未蒼兄擁爐觀生與賦贈

予書室匾觀生與

連年慳見雪臘日劇霏霏  
知是豐亨兆無嗟寒  
返威老唯驚節邁孱  
更喜春歸正值工  
猷過梅香入座微

除夕二絕句

老後偏登歲易除  
杯盤羅列舊醪酥  
當歡莫訝龍鐘甚  
却幸年來宅大虛

兒孫把酒笑相求  
皓首衰翁偃上頭  
醅酌又輸彭澤醉  
逍遙何謝漆園遊

癸未元日微雪二首

歲改齡增轉覺衰強扶再拜尚艱支已慚年筭踰先  
代還幸遭逢是盛時自先祖高曾祖先君俱不滿四  
十今歲春遲花未然却看簷雪報豐年老臣同是安耕  
鑿擊壤還歌

帝澤偏

豐城屠生貽書譏僕不絕一氏作此解之屠乃

李見羅門人

吾儒性不遠禪珠只為偏全路便殊出世可禪經世  
本盡心那與見心俱僕嘗以吾儒為經世之學故云  
盡心盡性二氏止于出世故云

明心見性其為異者只在盡非將兀兀成居士何避  
與不盡所以有全偏之分也

空空對面夫眼孔直須通宇宙孔門還棄老彭魚

甲申元日雷雨

窮冬雪喜春魚至元旦雷驚雨驟昏應為句芒傳號  
令急舒陽氣滿乾坤堯天乍試甘霖澍舜日徐看麗  
景暄却向土膏占歲稔老農早擬斲前村

感事

學道共如質駁竹過時還可自礪磨不遷始得同顏  
子自反長須學孟軻豈謂聖人無喜怒極緣吾性有  
中和從茲暴濯歸無我不向殘骸暗起魔



客有以印報寄者

中歲狂踈未息機  
衰年孱病久知非  
坐忘豈暇周公  
夢戰勝方追卜子肥  
荏苒光陰銷藥裏  
逍遙天地老  
漁磯半坐總為虛  
名誤幾負朝英薦  
剡飛

同志中有爭論體用字義甚析且銳未可與多辯也聊識於此得二絕句

曾遯虞廷到孔門  
未將體用着名言  
却憐末代分更漏  
燭火翻令皎日昏

終觀朝曦蒞海素  
忽看八表已同光  
此中先後印三擬  
體用偏勞話大長

送大迂尉曾見臺文北上兼簡楚侗中丞

幾年同採石蓮花  
暇日長隨雪浪槎  
正喜鳳麻傳澤國  
忽驚鷓首向京華  
諸公補衮心如昨  
盛世為霖事不賒  
強欲彈冠追故侶  
衰殘無柰舊烟霞

走筆慰穎泉方伯失長子僉憲君

鳳雛一去倍堪嗟  
遙想西河悲更賒  
始信人生均弱草  
好後頽腦出優花  
武功不必尋丹竈  
石屋應知弄紫霞  
浮世茫茫何足問  
相期同訪大虛家

辛巳冬作  
甲申春錄

除夕同族弟臯甫小集因擬邀諸君仁社會遂

書代簡

年趾偏覺劇開顏春到渾忘歲事闌坐接陽和來几  
席喜招群從共盤餐清歌豈必繁絃奏大噯還同稚  
子歡三四故交環百里豫期江上採芳蘭

首夏重遊朱陵觀舊傳為吉州閩刺史得道處  
又云先後出六仙因和唐戎昱送閩使君入道  
韻并懷近里張玉屏水部

五馬旌飛舊宰官六銖衣就隱瑤壇群仙併在朱陵  
洞千歲名留紫玉冊乍入莽蒼擬大始重遊炎暑焮  
清寒思玄正憶張平子曾指天階路不難

子兒順款別拜師古人豈嫌多師哉但此處亦

可草草也因書以警之

已得真師更覓師覓師到底是虛馳步趨只合  
歛痛癢那能外自知

思孟何曾別立師堪今東去復西馳須知孝弟行仁  
本堯舜當年只此知

書

奉詔石城大常求文書

老母周氏敝邑中周胡居一村咸巨姓世好先外祖  
家頗豐及老母歸先君家故窳母曰若是將舅姑何  
以堪不月間畫脫其簪珥給朝暮先祖謙齋府君雖



未仕然博識好古篤志晦翁之學言動一準諸禮雖  
鄉族人咸嚴憚之時老母為幼婦即能閑婦則蠲賓  
祭當舅姑意先祖驟病卒時先君遠館老母治喪凡  
衽身物皆竭已奮力辦一一出手製族人有感嘆至  
泣下者先君晴岡府君學陽明之學生平絲髮不妄  
取以教家益落又多遠館往往至竟日絕起煖老母  
躬紡績~~織~~條姑膳已惟嘗其餘既遠無恙色奪先君  
病瘥且瘳老母方抱瘡已近歲其時家止一媪一僮  
皆老病老母少病供藥饘至病眩卧煬則氣息且奄  
奄不支人莫知也及先君沒哀毀濱死者再時先伯

祖短嗣相繼卒母曰是吾舅之伯也其竭力辨治如  
舅喪姻族稱孝教婦必曰周氏無疏逖咸云自先君  
背棄至不肖某領鄉書又凡若干年老母茹貧苦千  
百不可狀不肖不孝之罪上通于天今不得已乞外  
斗為養奉抵衙舍才歲感念兩舍弟皆產子且曰吾  
居此若禁園不樂也又時有隣郡寇警轉復思歸不  
得已如命歸焉明年春三月壽六十不肖苦遠違不  
得躬窆徒自隱痛不可鳴承在門諸君惻然矜念欲  
犇求名公鉅篇以為不肖贖過以其恩德於某者殆  
萬萬也其何以承焉然鄙心實願欲不可必得於是



畧亦老母生平度大人先生或有采焉則不肖其飲  
德圖報何可云喻也某悚息悚息

與羅近溪書

真州聚舟之後忽已歷三秋矣今春得兄翰教及出  
塞諸作何詩之工且雄也往時兄譏作詩者心麻今  
富哉又工且雄豈非出之有本比諸遊及運斤不煩  
思詣而自合者耶思何如也夏杪始闌出守宣州因  
貽書楚侗謂斯耶斯人豈將使魯一變而至道耶慰  
不可言矣弟居楚幾二年近來益覺人已無禪非故  
盡委時勢良由己之精神未完日思還田野從師友

完養精神然而未即遂也容當圖之耳但據臨民接  
物了見此心之體本無內外而自有天則惟其無內  
外也故渾然與物同體而謂之仁惟其自有天則故  
能已復禮而後可以為仁然是禮也又非為拘拘瑣  
瑣之所繫縛蓋炯然天則照臨自有不可忽而慢者  
雖其時時與物同體而實不落聲臭者也弟自謂孔  
顏復生不易斯語向畧為兄言兄於楚侗書內見戲  
以聲臭俱無孤露生怖豈謂弟亦專尚高虛而與物  
踈違者與弟不敢然也弟正惟近時學者不知天則  
所在故臨事接物辭受進退往往以高虛識見支撐



駕馭而謂之妙用其極至于物不得理民不得所其  
去歸仁之學已遠而猶曰吾學在無聲無臭事物不  
足關累此可謂心體乎可謂孔氏之學乎兄所見教  
或亦出此至于任氣機如程後臺所云此又知兄所  
必鑒也宣州多同志君子朝夕相切幸代為弟商之  
併得尊教仍從沅判魏氏見示是至願也外有請教  
數語已附在楚個書中

奉謝大司寇黃葵翁書

某智不通時而器不適用始從外服以政為學民隱  
官箴曠乎未有諳也所幸有大賢人為之依歸得以

觀磨德猷嚴憚風教而稟承其指歸意者獲千百於  
什一以庶幾乎寡過然愿學而未能敏就而泮演瞿  
瞿焉唯致斥絕之為虞也詎謂明公既不見斥又錄  
其名以薦如其何其幸也恒自誦以為士之有志當  
時者不能自遂於赫奕魁柄之塗則必能自舒於仁  
賢秉道之門故其獲赫奕者九遷之多不如獲秉道  
者一言之重今天下秉道仁賢不輕假借如明公罕矣  
而以某之樸澁非可與於今之有志者然誤辱知與  
得重語於門墻以真猶驚焉獲睹於伯樂砥硤見題  
于卡和則天下皆以良驥良玉類視之矣此豈非真



幸哉雖然明公以至公待天下士非相為賜某知之  
審矣乃猶云云者既自以為幸而又欲勉策磨求  
無負明公之許與萬一而已又欲裁問緣自去冬到  
走無遑漚然不相聞其于事長之道感舊之誼其均  
遠矣茲者駐沅乃獲齋沐蒞啟馳候而并布其慶幸  
策磨之意以為知己報留都暑濕伏惟憂天下者以  
時休暢宣輔神明為中外慰幸

與見麓兄書

父不得兄教知兄未嘗不以弟為念也近得楚洞兄  
書頌兄挺特而他簡論學又云非是特起丈夫挺立  
在百千萬萬汎上一切世俗紛華勢利都者不著眼  
者不能及此弟意見兄之挺特即其人歟即其人歟兄  
自謂何如亦竟肯讓之他人否也弟年近知命尚未  
能立正欠此着惟兄賜之鞭策可為簿牒兵旅交冗  
風便布此不復他語

奉慰座主李閣老書

某匪才誤荷相公甄錄在門創謁之展遽辱寵矜獎  
借視衆人之中踰等矣而自顧愚野不適世用雖以  
師門親厚未能時瞻烏履展掃門之役私竊皇悸然  
當其之南也相公親抑元相之重繼繼歿之隆卹



卹烏矜嗟其行也若有加於日伺門牆之人其常感  
激殊遇盟之肺腸將求以仰報萬一而未知所出也  
迺者聞大老夫人捐館詣當蒲伏執紼服勤左右以  
少致願效之情而竟縻繫于官守固遂其私其為愴  
怛厄塞豈可竟陳哉竊惟相公元德茂勛譽隆華夏  
其事大老夫人既極顯揚之至而又以  
天子之宰分神鼎之饌

至尊極褒崇于上庶位致頌禱于下皓首高堂福德  
豈樂靡一不隆此與所謂以天下養者差一間耳其  
嘗遐觀古今以大位養若相公者蓋千百年數人而

已若相公大孝雖抱無已之情乃亦可無憾矣其所  
獨念者相公方佐皇序以尹天下而今暫解機務遠  
違禁闥四海正切霖雨之望

主上尤深社稷之倚其繫之衆任之重與庶寮實為  
殊絕伏惟相公抑不可已之情原無所憾之孝以天  
和自愉以藥餌自輔蓋相公一身安則四海慰而  
主上悅亦大老夫人遺意也豈啻區區門弟子之願  
而已萬萬加愛某猥以下吏奔走無遑適迫苗事馳  
奠踰期心神靡措茲敢專使薄脩下忱猶希矜宥俯  
鑒遠衷側身東望豈勝嚮往



與高伯宗書

去冬晤鄒繼南道足下抱恙旋愈時以奔波道路竟阻候訊共天一方乃至濶絕若此此其素疎頑之罪不可蓋也然某與足下知信之深雖日月書不為數雖累月不一字不為疏顧宿昔與足下相期許不在世俗常情中如某今覩居一方足下必有以督教者或他有聞可令脩補又或某之固陋亦欲有上懇於足下者此則吾兩人不可不相通而非以書之疏數為薄厚也古之君子素位而行謂之行者則必有可見之事如扁鵲然隨所居地必有所濟蓋扁鵲唯能

為愚故能為神愚所以合神所以行也莊子人間世之篇曰莫若形就而心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惟其就不入而和不出也故能以愚而神以合而行此非古之大人誠有濟天下之心者不能權之今日足下處勢之艱什伯於尋常某非不知然足下素悅莊生其所謂形就心和以期有濟者恐未及採用故扁鵲之功亦終於少奏耳某聞諸人言亦不能不責備乎賢者不知足下權之熟矣足下其必有以也人言姑置而某之言計足下不以槩忽亦願足下有以教某也高作父不蒙示不勝側望某日事奔走又病軀不



欲費思筆硯蓋以塵矣行部過貴縣附此惟終教之  
與萬履菴書

別公後得翰教凡五公蒞江右後又荷賜書知仁人  
之見念也勤且篤矣然弟身逾年未曾奉半墨豈誠  
忘情蓋以候詳裁而竟未皇也鄙心殊自鬱悒不可  
闕竊又自解弟之與公相與者道也不同于世相通  
者神也不泥于迹雖吳楚遠隔然無一日不心住亦  
無一句不與諸公同誦服也又為用以書之踈數過  
縈其心哉兄抱濟世實學而又雅志林泉比者林泉  
已償願矣今世躋清明賢哲輩征如當塗必不能捨

左右矣况又豈得又戀張公善卷之間哉弟不是言  
但兩年臨事似見心體自有天則而本無內外今之  
學者不無重內輕外因仍苟且以參和世態大為道  
真之蠹以是日兢兢焉不敢任情踰越然良友既遐  
重苦駁質將予就之繼尤泮渙年已近知命矣尚未  
臻于有立尚何言哉且居湖北未久雖知奉行門下  
宿意殊未浹洽遽叨今遷良懷弗懌已具疏乞仍舊  
職祈以任自弟始但恐格不得上耳即日暫奉老母  
還敝里且圖同念翁師為石蓮一月之居披冗附報  
不覺累幅公有教言仍附雲山公轉寄至望



與楊朋石書

弟往得相朝夕無月無耗既而別去連數年不一奉書豈弟能忘情左右哉正以丈之於弟其眷念矚望者咸踰其涯分懼觸而成之無以償塞不謂丈夫之眷矚有不假于觸而成之不已也屢得楚侗書極道丈為弟雪讒不獨自出力又相邀力昌言辯之丈之至意若此乃所謂待大賢者而濫以逮弟丈豈以羊棗之嗜為足通諸人人之口哉去秋領翰教益知顛末感惕彌難言矣又擬圖復以策轉未定夏間得撫楚之報時弟已抱病在告矣計至楚近故竟未顯脩

以賀同志二三君子非不以經世為學然難其才夫可謂誠與才合者矣夫得留京善類所為朋依其陰功隱績在國家

帝寔鑑之而丈必於外出何哉嗟嗟楚人之福何其殷也竊惟丈既抱濟世之才而主以經世之學今居可致之位如近日望湖吳公芳洲洪公不過一時賢撫臺揆之斯文猶有徑途此不足以語丈弟所望於丈者以宇宙為身以天地萬物得所為日履以楚之士士知學民興善為發軔計夫之夙教當必與拯荒之政並施不緩矣陸子言伊洛猶為草創今日若



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所欲大段光明非有位亦  
不尊不信今諸先達已往矣所幸上有存翁為之主  
宰繼有石鹿翁下有二三君子布列在位中得誠與  
才合如吾夫今不以宇宙之業望夫又誰望哉弟頗  
悔往年相與時猶帶挨旁今亦赤身承當乃苦病侵  
益素養不充而福德劣薄故也病根起於濕痛尤可  
強支近考順慶時各病階作萬萬不堪故弟決意棄  
去弟自知重負本志重負 明時重負吾夫豈得已  
哉若謂以此為高是小之乎觀弟矣雖然吾人所以  
終宇宙之業者不以隱顯殊也其所與夫相期相稽  
者亦豈隱顯殊哉惟夫不惜棄時抹撇大為之夫為  
之即弟為也豈勝引頸初擬尋走江夏謁晤傾此耿  
耿然聞夫留承天且弟病軀畏人事故後長沙不得  
奉丈面教亦割情之至也先期後年方出衡岳昨因  
劉小魯之約刻以明秋往烏至時得丈巡行一晤是  
至願也不知可圖否右轄孫淮海兄同志得力者也  
但渠亦有歸意願丈須力催之外惟為道為國萬倍  
珍攝非獨慰故人懷念而已

復劉仁山主政書

舍人回辱教勤勤且傳師門意旨良以今之君子咸



不能無欲而遂自附於一體反有秦越其骨肉之間者此篤論也領益多矣獨憾不得更面承殊耿耿也學問工夫頭腦亦只一語而已能無欲即能一體非謂先已無欲而後能一體若只先作無欲一段工夫則當時豈盡離人倫事物而為雪山少林之事止于一身而已耶况吾輩已臨民施政矣此心之体本時時與物相通故謂之一體時時與物相通而不以形骸世累之故二三其念也故謂之無欲一體即仁也而非有內外也無欲所以為仁也而非有先後也聖門之學以求仁為宗故一日復禮天下歸仁其與二氏之學絕異在此若語意之間先後大重則用功亦有拘礙不獨遠仁也願兄再教之前聞幼即變故今又有內子之憂殊為愴悅然觀兄東中語似近得此學作主故於衰戚自有天則弟復何言夫以兄之衰戚而自能中節此正見無欲一體之非有先後也弟與兄皆長矣弟今獨學幸望時惠數語督教彼此不文可也

與蔡汝聘書

別違條及數載寒暄常談固不必施於左右何者以其遠邇父近皆一心也弟素不力學冒居此地人已



無裨比來臨民應務始覺聖人之學與二氏迥異故  
陽明先生提其旨曰致良知謂之致者如人致意之  
致內外俱到然後為滿其量今之聰悟之士或但任  
一時覺照所以遂以為良知之流行然內不免欲之  
未淨外不免處之未當故其君臣父子進退取與之  
間不能無不盡分之過謂之致未也以是知近日之  
學所以不得力者其或在此直近方惕然欲求實致  
之功而質駁習深良朋攸遠將予就之繼猶泮渙吾  
丈當何以教之風便謹此請所負并負起處不罄瞻望  
奉歐陽鑒齋先生書

去冬北歸幸奉款教倏忽別去若夢中境自二月抵  
楚城到今更無暖席期矣蓋初不知楚地遼濶及各  
分司奔頓若此以是倥偬不得脩訊展壽殊缺周戚  
之誼幸惟長者一體相悉知非為簡也吾鄉號稱文  
獻樂土今一旦蒙寇變荼毒至不忍言所賴城堅可  
守第不免戒心及經畫防禦晨夕為勞傳聞昨八月  
寇有幾萬繼得林守備及葉氏兵剋捷驅逐境內暫  
寧至今未獲實耗不知吾邑被殘復為誰氏也此寇  
某久已驗之人事占諸夢兆屢與相知者言未信今  
果然矣時世之變不謂卒及吾鄉某與公皆目擊身



履之竟莫為之援奈何新父母官未知將到否節浮  
費以練鄉兵似未可以為緩圖不然則異日專藉調  
兵為害不減寇耳某素不力學冒居此地所可能者  
唯無積案滯獄與屬吏不敢為墨耳其更置一方大  
利害及使斯民自然樂業而向風尚未及也尤冀門  
下有以教之僮歸附候啟處辰不多故仰惟加意葆  
畲至望

荅文朝書

舍弟褒及文溪兄來得兄手教剖心指過剴切慳到  
真見同志真見生平也弟質駁而習深早年幸遇兄

雖在嬉遊之時已荷箴規之誼及辱南都僧舍連床  
教語至今耿耿故弟雖萬不肖猶幸得少知補過者  
皆兄力也茲將白首而吾二人者相箴相期益復深  
切則弟平生惡業其自卜有瘳矣桑榆之收不在茲  
乎弟近無他進唯見近時人皆有善唯已獨有惡多  
過唯恐人見棄不我箴規不我採藥此實肝膈之圖  
至契如兄當不俟其愾求而援之矣承差回領教示  
兄已灼然見萬物一體當下便是無我無物弟復何  
言吾輩只當於此處時時不昧時時盡分即是與天  
地立心萬物立命是乃孔門所謂求仁是也弟又何



幸得无剖露至此若兄能提挈始終不棄俾弟漸積  
充補此生還拯得三分之一則成我生我其真等也  
已矣望之望之弟近因濕病屢發止有思歸一念最  
切茲舍弟復回方有兵事不能共飛對之泫然病冗  
交勞不皇多叙然亦不必多也

謝姜晉齋侍講書

曩因楚地便差具短狀知己浮沉殊自憾托匪其人  
他何咎哉憶在都中荷不韜斥引置斯文之末教督  
而提掖之而先人以庠序之末品草莽之沈行重荷  
門下口代 天言寵借寵嘉俾得上邀

君意而下貽親榮是不肖其所蒙藉於門下者其恩  
德崇厚加山海矣然竟以遯避之跡未展一言之候  
雖踈違於知己實濶略於君父其積戾崇厚則亦加  
山海矣不肖某媿汗罪死雖門下欲貸之不可得也  
仰惟門下識困而器宏養逸而色不怒其晉陟品鉉  
霖雨天下特舉足耳至於文藻餘緒亦猶松桂芳節  
自非他材所可班也某不任翹首某近病濕欲棄而  
東懼以逃譴而瘰曠則益甚矣門下何以教之風便  
肅申匪敢道謝外惟崇護以膺特簡以卷輿望臨翰  
篤切



贈劉少衡書

向假道得登堂托宿領教督為慰獨憾兄行迫不得  
携手衡嶽少發未盡請益耳萬西原來復得手教又  
幸兄今居南曹往弟所欲請者楚個當能言之矣兄  
之學實有見於仁體即所措設咸欲使物得其理人  
得其所庶幾乎孔孟之正路然或者不知謂兄止在  
人情上調停做工夫似非盡知兄也楚個之意惟欲  
置身在萬仞上一切世俗紛華勢利皆不着眼得此  
根本其於事物自有條理弟謂如二兄皆真有志乎  
聖人之學者也非兄之學則趨不端非楚個之學則  
門不入煩二兄日相取以相成弟願取法焉弟亦尚  
未入門者且念念菴師兩年間多病蜀中苦遠甚今  
冬弟必欲歸衡廬之間從師門求自了也情知己及  
之今來楊廷評從吾文武志節有意以學兄率與之  
切劘勿忽視之可也兄有見教可轉於師門見及當  
徐到弟矣書不盡言

復李源野方伯書

近過貴邑以暮夜未遠相聞既歸闕然忽拜長翰諭  
及夫馬調停之方又顧後裁驛杖屯清糧四事俱重  
務甚幸甚幸今之君子方出身臨事亦或有秦越其



民之心者况公已矯然出於埃壙娛於林泉然而猶云爾者固知仁人視物一體而桑梓疾苦乃其干耳目瘵心膂之尤素者非將為竅言相漫而已以某之曠鄙得聞所欲聞其不謂誠幸乎自桃源至馬底相去百餘里後者固大不便而行者亦不便所云設縣誠善但某嘗相視其地頗廣獨苦居民寡耳至欲新店設屯接濟議給田地耕住亦其一時之繆論第不知相近有田地可買否若有之則措買可能也此外在鄉大夫鄉老孰較以見諭可否之實乃敢決耳某不敢不虛心待之協濟銀浪費誠然誠然來諭顧後

一策斷可行其亦諳之矣收屯付之民官此在軍門主持且恐民官弊亦不少也慈利石門侵占其屢款與三院論之坐費邑無正官無為查勘呈告者今有新令當令之呈詳可也且貴邑田糧科則欠明詭寄混占告詰紛紛亦細民一大慮若不丈量似終無康第今荒歲若難以動衆何如裁驛便否俟再議另報然公來教某已揭之座右雖萬不肯當勉圖其一二如公高誼篤愛功德於某者至矣過此尤希不被時時飛片紙嗣教之也引頸以聽

寄何吉陽亞卿書



夏杪奉短啟薄幣未審達左右否比者赴夏口擬候  
歸旌以述面請既時朋石兄乃知已久寧宅上矣瞻  
望何可言自周公以後聖賢繼作能究所用者鮮矣  
明公希聖篤切雖不得盡究所用然退而深造以興  
起四方承學相與戮力共成聖果則其為用豈必自  
已出哉遐世無聞不見是而無聞此正潛龍之學而  
成聖之捷功也明公今日正得之矣故今日之歸當  
為明公喜而不當為嘆雖然竊有請為孔子曰君子  
依乎中庸遐世不見知而不悔今之君子似止以遐  
世不悔為訓而未及依乎中庸之義豈以遐世不悔

即中庸耶抑尚有中庸可依耶明公身有之其必有  
以見詔者矣其荒惰不學邇繆轉蜀地即晨欲送老  
母歸宅叩趨無期曷勝悵怛伏惟明公不金玉其教  
俾共興于承學之末是大惠也某不任惓惓

荅奕侍御

某踈鈍人徃幸奉教具服軼材雅誼歷歷廓廓名世  
之器邇聚都中復辱愛顧之隆鄉往感戢愈不覺肝  
腸之傾激也兩鎮之巡誠出當宁特簡乃者三四奏  
章不獨為邊隅盡剔積弊所薦將佐定當時用邊閭  
上下無復規避以是待鮮右衛之圍而極將壓之勢



正所謂支傾之棟材續命之國手今日社稷之倚如  
公豈多觀哉齎奏人來復荷翰教又覘弘豫不遐遺  
亡感不俟言也承喻邊事弊胎誠多然語今日之勢  
則莫若得將而重其權今總督大將喜自震大翁出本  
兵臨邊強其魁柄之專不假論矣但武臣如所薦尚  
馬二君權當何如也自

祖宗來無有撫臣後乃設之夫總兵之專割之權而  
撫臣無臨陳之責以之相制未有不轢轡牽掣力分  
財耗而違事之難也昔漢唐哀季武臣猶樹瑰磊之  
績而南宋最弱尚有傑將名勳赫奕可紀豈謂今際

盛時乃獨寡聞若近日者以其故可推也意今日當  
倣漢唐分任武臣之制若果得殊才忠廉如周尚文  
之徒即令總兵行巡撫之權何不可也然今幸  
聖明殷念簡信在公公以命世之才建白不難不知  
斯意可稱一得否與其樗腐卑迹以公欲採聽于方  
域之外輒僭及此誠不計其不可也幸終貸之經  
略勞思百望珍攝悚息悚息

荅淮海書

歸來已全成白髭癯叟矣喜聞吾丈起節臺正欲得  
仕楚者附數字相問訊忽拜遠使累緘長篇短語又



思及老母一時真若覲面承音傾領不盡來諭別已  
十年弟屈指計誠十年矣念之不啻懷丈之篤且增  
過時不學之懼讀至未有握手造膝不可再期至為  
下涕弟亦不能不踟躕濕裳也蓋弟往日見先師羅  
文恭常命千里之駕獲遂四方之遊初歆效之謂與  
海內知己如丈必有晤不自意前度告休以病阻遊  
及起補楚亦無由與丈覲今歸為老母足病至今歲  
弟亦病足病泄近病痔不能坐臥其衰態可想見此  
心雖未已然其勢不得相從左右如往昔恐當如來  
諭矣嗟嗟豈不可念哉雖然弟與丈所求不相負者

必有在矣彼世俗之交不足論嘗見紫陽與象山因  
議論不一即有斷來章之說如此亦未可與同心之  
交也今弟與丈後事此學弟數年前雖名學孔然舉  
孔子不能無悻意向得丈委記甚有激發之益是與  
丈相期在孔子相見在發憤編編之中古人所謂不  
約而同者不在茲與弟前者起亦非敢漫然蓋弟實  
見一體之真不以隱顯家國殊致隱非離羣而顯非  
為和家非在內而國非在外故濂溪云古人束髮為  
學將以有為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所謂不得已顧自  
觀精力與事勢何如耳今弟之精力憊矣止可收拾



作全歸計將來苟真有得傳一二人足矣文少我十年精力尚健才識過之今方出事勢正可為即有微恙居鄧臺調理似較便而來諭乃又有行且告之語似有以隱顯異觀恐終壓意必耳夫一體而無意必乃真以血髓學孔而非以膚甲學孔也不然則弟記內所謂節其貴者其能免乎文可一笑得矣拙記謹如命因稽來使疾成之而自顧功不副文詞不達意幸丈正之然所以報丈一二者亦不出此外惟為時為道百倍珍調則非言語可能既也不備

與孫淮海書

前者寓朗兩書皆出倉卒聊與丈相聞而已蓋賤體濕症自出峽時已稍愈至澧以遊山觸風雪遂病寒咳血凡九日轉為喘至今喘尚間發先擬今夏疾愈居衡已約劉仁山矣不謂季弟長逝劉老母愛賜相繼又殞一同心友向所言歐陽昌者是也病軀不能多哀蘊蓄愈痛日惟嗒然塊居而衡岳之約遂成幻語以是竟不得與丈相聞竟不知佳况所似懷思寔夢寐見之忽荷遠使教翰若自天降欣慰何言又荷多惠賁及老母海內道義肉骨如丈屈指止數人弟當何以為復惟相感奮期不慚同心死生以之而已



弟尤慚在蜀時坐病未嘗與丈傾所未盡聖人之學  
自克舜以來相傳唯仁體故孔門惟程伯子言之尤  
詳越是則二氏矣二氏未可謂無得於道第於天地  
倫物終成窒隔故弟嘗謂吾儒能兼二氏二氏不能  
兼吾儒此非身體不能知尤不能以楮筆盡也弟方  
自憾不得盡於丈今得來封教秦錄讀之其中言言  
與鄙心協甚即如所駁博施濟衆及康齋第一看之  
說見丈於仁體蓋初有得而後或陵遲矣且念丈向  
相晤時何不以是誨弟豈以弟耽靜退之僻遂棄之  
耶何者人心本通於天地倫物如弟病骨決從靜退  
非得已也苟當可行而自顧強壯又以嚴君督迫乃  
固欲卷藏去之此其於仁體何如也來教云即日疏  
上不俞則欲固請此意似着之重矣蓋丈雖有小恙  
猶尚可勉今請之而俞可成其願如必不俞則順吾  
仁體應之但既出後當自調停可久可速惟因時變  
易柰何即欲固請而不出乎弟非怒已而獨責丈緣  
弟實病而丈猶可勉迨日聞林屏泉公以固請不出  
亦致當事者之議此則事體固不可不省也願更詳  
之聞楚侗已就告弟明春的赴廬岳遂約過衡或可  
至大和至是猶望丈作主人耳前鳳阿書謂在仕途



同志猶可合併此語亦不可不省也吏歸迫歲暮有  
言不既錄序容後成之外近稿二篇見意

答陳蒙山憲使書

弟所欲告歸非獨身病又為心病蓋弟稟氣素薄脾胃  
胃素弱少嬰多疾私憂不長比近強年苦為竊祿勉  
從仕途寔非所堪今至中年則百病種種復出不可  
復支矣每臨一事輒覺費力過後疲憊尤為最苦自  
覺必靜養數年方克完復而返顧已老矣此弟之身  
病非歸不可料也至于心病尤不可言其大者不敢  
語生平忿戾之氣固滯之性猶復間作其妨人病物

然其入門則在於知止無欲來諭大覺一映之功蓋  
得之矣蓋得之矣某能言未逮感兄決意聖途故不  
敢不備嗣有便翼猶希裁教凡我同志君子併推轉  
致必有復我

簡劉魯橋

教範莫由久待又幾何年往辱遠誨且聆政聲欽挹  
足下有本之學自得之應誠若原泉之出或為澗  
或為江河均可不匱今之任情恣放自冒為有得者  
曷為不觀省門下而反轡周道哉不穀衰病如昨曩  
年曾以所趨為少虞君誦之曰以盡性至命為宗旨



以存神過化為工夫少虞請卑之不穀曰是乃徹上徹下語也夫性也者神也不作於意念者也故神則無不化矣吾儒以盡言性固異二氏然非神化則滯意念而竊恐其盡者非真性也敬以請質門下幸秉為父負諾令先公墓表乃茲勉撰以上伏希斧裁不備

答李見羅

原擬去秋謁蓮花寺為足病暫止繼又洩血空存皮骨比為客冗文債莫支乃復命舟石蓮圖遂相聞未解纜而兄教下矣甚慰甚幸弟病苦中近始稍得知

止下落頃移友人云朝聞夕死雖未敢遽任乃直信濯江暴陽後此觀皜皜面目決不錯路心念知契如丈安得面傾着我一鞭豈謂即得來教若是明且切耶夫脩身為本弟豈不與丈同第所以脩則孰主張哉乃天命之性帝降之衷寔主之也性衷非知體而何故大學以脩身為本而叙其所以脩身着落處則在致知夫莫非吾良知也而人易泛泛則或專於檢飭或流於訓辯皆未可言真脩立本也故致知在格物言敬致吾良知者必在通物之本末而恒歸着於其身不至泛用焉可也是為格物格物者格其本而



已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故言大學之統曰  
脩身言脩身之實曰致知非舍脩身而別有致知亦  
非有不致知而能脩身者也但人看得知體不同多  
作曉了字義訓之不知此知即性裏天聰明者也即  
上文明德是也易曰神明其德詩曰有覺德行書曰  
天之明命皆是也豈徒曉了已耶亦豈泥洹氏之景  
上乘能盡之耶苟非此知則一身皆血肉死物耳從  
何脩之且不知檢飭訓辨亦是此知為之而泛用於  
檢飭訓辨則與身脩反遠何者失其本故也正所謂  
不格物者也今日之學莫若在性裏上不雜不二即  
能執中即是致知以脩身即是知本即是知止即是  
濯江暴陽以達鴈鵠更無兩路堯孔相傳明學淑人  
似不越此吾丈試謂性裏是何物弟亦不敢自謂是  
也未諭責弟有相外意若有外則非性矣非脩身矣  
况敢外文乎但弟苦病艱言又對丈似無假於辭說  
不然則彼此或流訓辨徒增門戶而滋多口失來教  
立本正意矣力疾仰答莫盡

再簡見羅

去冬會後諸公疑丈所示必欲求異先哲弟因思丈  
聰明力量什伯常人在今日所見雖稍異同安知它



日不為大舜之舍已而樂取者耶昔橫渠勇撤臬比  
古今稱之今雖有橫渠特無明道不足以服其心何  
責橫渠哉且訓解異同古今亦有之亦何所妨第在  
大頭腦則不可以不同所謂大頭腦者性是已書曰  
惟皇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可知恒性在人之衷而此  
衷非真頑物即吾性靈良知是也其後曰明德曰天  
之明命而朱子亦曰本體之明自漢晉以來儒者類  
曰性靈其在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條分臚  
列皆是衷也惟伊川晦翁二先生懼其近禪故遂求  
之物理既曰性即理又曰在物為理則以此性依稀  
乎心物之間至今莫適所從橫渠雖知天德良知實  
亦未明其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夫虛與氣皆真頑  
無覺者也若是則此性亦為真頑無覺之物而夫人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又曷從生哉且未合之先其虛  
與氣置之何所其後則又孰為之作合以為性耶又  
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然則虛與氣與知覺為三  
物此知覺又曷從生又曷從而作合之哉此皆未可  
通此在老夫聰明豈不昭然覩見其弊而何俟言然  
記會時論性文不免專主橫渠之說此則大頭腦有  
不盡同處此不可不同者也夫性無不善即知無不



良此知在人有指體而言則不識不知者是也。有指用而言則常明常覺者是也。體用亦只是一件事。向以燈喻之。明為體。光為用。光不在明之後。明不在光之先。承丈與屠友皆是之。今學者未達此。一泥其能。則謂此不識不知。即同於真頑之物。一泥其用。則謂此常明常覺者。即疑於作用之偏。此皆以文義拘牽。意見想象言之。非有得於性之一貫者也。故孟子言良知良能。既曰不學不慮。又曰而知而能。此豈有二物哉。是故悟此則性理不在降衷之外。而不必外求諸物理。良知不是作用之偏。而不必別擬諸真頑。此

則上合于聖。下切日用。大頭腦。一同其它。訓解小異。何足計哉。嗟乎。此學自先聖傳之。先哲明之。學者如解桎梏。獲觀天日。海內得力者。視昔不少。其間有進銳。退速。靜言庸違。或至于濫竽假道者。此則無志而不致知者之罪。非良知之罪也。即在聖門。諸徒亦豈能盡肖。又曷可因以擬良知為未足哉。且夫斯人之生也。林林芸芸。不至褻天地。棄君父。三綱九法。賴以立者。惟此殄滅不得一竅。天知而已。今若詆而違之。縱有修持。亦不免外強中乾。迄無生生之機。孰若反求大覺神明。其德根心生。色聲四股發。事業身脩。而



家國天下舉矣此之謂吾儒盡性之學彼二氏者惟  
顯顯為死生一大事則不免偏而不盡與吾儒自不  
相混故弟謂吾儒與二氏性一也其相別者只在盡  
與不盡之間又何必如漢末無鬚之臣私恐混中常  
侍乃至盡鬚以自別也豈不過甚矣哉此在吾文力  
量又豈不爽然即舍已而後人也而又何言或者謂  
丈之教已大書深刻傳示天下又奚肯易此亦淺之  
待丈矣夫丈欲為舜吾人皆望丈為舜者也又豈以  
大書深刻為嫌也哉弟辱宿盟無以竟之因丈之大  
行有日也故忘其身病不計喋喋而以為贈



也不次

復許敬庵

不穀素有濕症近因山中觸濕作腫幾遍體成痿矣  
得遠教踰千言令人如痿者欲興忻慰可知雖然語  
不容不勉以復夫心性本一見者成二孟氏言惻隱  
之心仁羞惡之心義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皆  
以人之本心言也初非以形氣參言之者也此本心  
即是性乃又有人心私心妄心而雜乎形氣者則蔽  
昧其本心者之過也非心之本然也談者自不得執  
人心私心妄心而槩謂之心也此猶孔子言道二仁

與不仁談者亦自不得執不仁而槩謂之道也要之  
言各有當而辭不可執後儒不揣其本而執其辭故  
有心與性異之辨此曷怪哉來教以心辟水火以性  
辟火之光明水之潤濕此為近之然云火有體水有  
質則謂心有體質得乎謂火與光明水與潤濕有絲  
髮之分得乎是辟亦似難定執也大抵人之本心即  
靈覺是已此覺寓乎形氣而實宰乎形氣孟氏又謂  
之大體貴於先立乎其大者以是為爾故凡人之私  
妄心惟蔽昧其靈覺為故也聖人之至誠無妄盡其  
性以盡人物天地之性惟不蔽昧其靈覺而善克其



分量焉故也夫豈靈覺之外而別有性哉詳觀見羅  
兄之意似以靈覺之外別有一至善者為性又似以  
靈覺專屬心而性別為不靈不覺之體斯不免于意  
之矣門下兩解其間又有合靈與氣為心之說恐皆  
非孟子之所謂心也亦恐淺之乎求靈覺也唯是靈  
覺出於天命故曰明命成于帝降故曰帝則本無纖  
惡故曰至善此非難明也今人語道至中為止矣中  
曷取則哉以吾靈覺知其過而損之知其不及而就  
之則無過不及而中道備矣然則靈覺非天下之至  
中者乎知中則知明命帝則至善矣不然則如昏夜  
冥行不類則蹶又安所得中哉安所稱明命帝則至  
善哉第紫陽以來唯懼靈覺之近禪故必外心求性  
外覺求理自信辯析之精不知與本心已隔幾許層  
數則文義意見之為害深也何以盡超文義盡捐意  
見直求本心一貫無餘不為觀面之真乎哉門下試  
一反觀即冗暇二時苟不蔽昧則覺體周徹天則顯  
然復有何物可為增減乃亦謂靈覺為未盡耶不寂  
前體用二語果未盡來教常覺常明即是不識不知  
此語甚確又可知体用無二也來教又云性無內外  
心亦無內外無先後無人我此皆聖門的旨何事爭



論所期門下不以不殺表病時賜杖策俾獲全歸是  
為上願餘不暇言

與耿楚侗書二

去秋周生歸奉叔嗣是不得相通近聞即報知庸特  
簡計夫當一出已而聞過泚甚慰弟今夏一病又幾  
殆近稍愈然精力尚不克若此又安能復有彈冠相  
夜之念哉夫家國一體朝市山林無二致近雖實見  
之其如多病之相纏亦豈當強所不能者哉惟老丈  
幸為明時崇護次第出力可也古人云存我所以存  
天下此非真有天下之心者不知此語之確老丈抱

則有之何能有濟于分毫自顧尚是冗近乃又曰談  
性命以疑誤後學罪益甚矣老母霜居三十餘年妻  
孥弟姪輩咸不知所事至今七十尚未盡一日之歡  
每念至此即夜不安枕汗未嘗不發背濕衣也弟稟  
受之資遠不敢望丈而遭際事勢亦不能同且不幸  
先師念翁逝矣弟今去先師逝期止十有三年耳即  
以日為年尚不足也乃復能置其身於洪波滔天不  
可收拾之地哉程子曰已立後方能了得天地萬物  
今弟以何者為立何者為了乎此必丈所心知而未  
忍以見語者也所幸吾鄉多賢若歸則得日受爐錘



月承砥礪或少收桑榆之功未可知也過此則弟與同鄉之賢均老矣又何所以為賴此弟之心病非歸不可料也弟以此決之審矣向者猶思得遷齊可謂孔林遷浙可晤同志今此意亦已之病呈前月已行過承吾丈專官布懷凡皆審時識務之言弟非不知然鄙意已決何以為謝辱丈惓惓弟夜亦思之此身孱朽必不能從事重望吾丈於兩臺前為弟贊決必遂為慰若兩臺萬萬不允弟又當別圖耳弟所慨者自此不得與丈相朝夕啟道事正相煩柰虹岡丈亦已出兵道事又復加煩矣丈貴體亦抱恙值此多煩若

益以東望之悲接之則猶之苦渴而又飲海也願丈姑寬以自居何如弟賤病正苦向用三黃百餘服脾胃益傷今丈亦未可純用涼劑也丈體重在痰火似坐功仍可用弟痰火一症粗得坐功護持不至重發僉言面上火氣稍息獨嵐濕疼痛所係不小無以治也劉判行奮筆吐肝作復非丈不敢如此縷縷也唯同心者憐察以相成又無以弟之固滯而遠之可也

與鄧默成

舍弟僑回知鈍翁先生已仙逝矣痛哉某已失龜蔡矣復何言哉今秋昔季弟之變未能即遠出猶期明



秋過衡嶽必走貴邑侍翁計以半年廢末洛依歸得  
所底宿此裏聞已見諒於翁矣詎謂翁以今冬遂邁  
往耶豈果翁之厭予而去耶抑予終無能求所底宿  
者耶不然何天奪翁於某甫歸之年也痛哉胡可云  
喻某今歲內罹憂患又殞一同心友向所言歐陽昌  
者是也海內有志故人去一二人今又去翁其何恃  
有成乎抑其能獨久乎第道翁逝時灑然生死之間  
可徵實得亦足慰其生平古人謂就其所至可謂安  
且成者於翁亦云墓銘何敢辭第恐不足以發翁之  
精邃俟行狀至當成之病中容別脩真辭意遲之明  
秋仍欲躬拜也薄幣粗香先致意不既哀悰

與徐魯原憲副書

某曩侍諸同志知有門下卓志萬行特立顏風之表  
亟歆追趨誠不啻口出矣比者獲炙青原沃聆緒論  
可謂厚幸然時當面承未能虛心傾領以盡教旨是  
即某之不學明矣別後悔何可喻近荷臨教幸和  
而其適病又何其寡緣若是也夫學以孔子為至蓋  
某自甲寅因感博文約禮始知從事第以孔子編簡  
莫尚必自江漢之隄秋陽之暮乃為有入故學孔子  
者責得其本不然俾枝枝以介葉葉以肖霜恐模擬



裝綴而聖神之內髓妙莫能強似矣故有十五車學  
恭而安不成者亦其勢然也而程子規曰是尚有  
少病在蓋謂去未除也每持此以印諸精一執中及  
文王之無然畔援歆羨而後能登于道岸者心實  
焉而亦未知其果當否也或謂孟子君親之外出處  
取予靡不有細條焉蓋嘗屢屢從事則每自無歆不  
歆無為不為以有入又讀程伯子仁者渾然與物同  
體亦似早有契悟則亦從存久可奪舊習一語有入  
然皆未知其果當否也是知學孔子之本有在然若  
質駁習深今老且衰矣尚未實有諸已因自扁其齋

曰因學正欲求高賢重鞭細琢之功曷敢復以口說  
相異同近乃獲讀門下致學四成其中曰漸習此心  
行所無事又曰無滯情念而語惺惺知門下將大德  
敦化正本而事理矣其亦若有契焉又何異同之有  
辰下尚滯多病兼侍老母不得躬趨殊倍悵瞻敢先  
此道誠謹質所從願希垂示不宣

復魯見臺書

別後凡三領遠教感悉感悉去冬臬司周經歷赴觀  
弟擬作書又中止此弟鄙隘故態今已盡覺其非矣  
此承吾兒於張丹稜手翰誨益見任道真誠有已立



立人已達達人之志哀楚中得此慰甚先師以去年  
中秋棄去弟至昨二月十二之晨乃得高鰲石公訃  
報至暮得兄書豈其時相感而至者歟弟痛苦不可  
訴蓋弟自去年六月得師書書語似相為永訣者  
微覺之即告兩臺求去意得相從終身以畢此生不  
謂事體稍艱告行欠勇竟不相遠弟雖痛且死何裨  
也兄書見勉以出頭擔當弟非敢退避自念少負不  
羈壯乃聞教中間作輟於嗜欲牽縻於辭章未見實  
有諸已老子所謂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今學未進而  
病日增又忽忽四九矣去師之終止十有二年耳即

從此少獲成章何能為斯道光蚤夜竊思惟有卷懷  
退藏將從事泯泯嘿嘿終於雪浪石蓮之間以遂造  
化庶幾全歸之旨而已第比來告退艱甚昨大計善  
漏網辰下唯有力告而東倘不遂則終自由耳所望  
為斯道中興惟在吾兄荷天柱地維之責握古往來  
今之樞弟輩固不能捨兄而兄亦不得辭矣記曰人  
者天地之心而兄又吾人之心也兄其勉之勉之  
去年書中曾示以令弟健齋兄精進可慰弟又且為  
兄慰同事中如蒼麓小渠兄弘毅之教年來想已登  
斯岍矣不知可再有指示否唯二三丈俱一體也病



夫不能另啟不既

復曾健齋書

某也忽臻耳順之年曾無不惑之實久避深山暫勉  
覲顏乃荷額使遠錫慨然有憐老激懦之悰一時  
忍例却惟增慚死如何如何外論恭慢贊毀猷能勲  
伐在大覺者一咲備規足下直達性體不著膚肉讀  
之感發亦復超然若去一膜快可知也至于了心了  
性之辨精極杪忽彌微邃功彌感篤 復何言哉嗟  
乎世之知心性者且希矧曰了心性者乎此兄之所  
為獨得而某之領益者深也然了心之說自禪家者

言之彼固以為今之大闊浮世界山河大地塵塵刹  
刹皆吾心之非有非無者也惟有悟于心則一無所  
著一齊俱徹此外焉復有性之可了者哉又焉有所  
謂流轉寂靜之分至于恭慢贊毀猷能勲伐且不假  
一咲矣來論又有了四界心云者則固無二了而彼  
又謂之無了無不了者在彼言了心而性無不了  
在兄言了性而心無不徹其義皆無不可然某言  
又稍異蓋某近年益見吾儒盡性之旨為中為全然  
盡心即是盡性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可見  
心之外無性矣但盡之為義即親喪自盡之盡而盡



之為功雖千變萬化千經萬論近而一家之內遠而四海之外前而千萬世之上後而千萬世之下皆吾性之無不該則皆吾心之無不當盡者其間輕重多寡緩急行止又皆不作于念而自有其則何者吾體固博於物而約于則也此亦非可以有無先後言非可以動靜寂感言非可以貪而取之之為得非可以棄而舍之之為失極其至非可以生死存亡言至于光顯不光顯通徹不通徹世之病學不病學又為足言哉蓋惟盡吾心已矣而他何知至此則謂了心即了性了性兼了心其詞雖似而其旨不可同矣雖天下之心久矣神龍變化豈俟井觀者為之言即因見臺丈行力疾相聞不備

再簡楚侗

弟意凡賢者既出未當柄莫若嘿嘿轉移人心疊疊興發人才似有真益於世在近時文藻紛華彌甚識者謂當矯之以質吾輩似宜專以澹泊簡朴為務如唐時楊綰之清簡即郭令公黎幹亦咸感動此轉移人心之一端也興發人才則莫踰此學即日文處摠憲之地不知事體可得出會否不然即為臺中朝夕講磨則各繡斧直指出外其益於百僚益於生民蓋



百倍尋常也此自丈恢恢有餘地矣弟奚能盡之更  
喜大總臺麟翁素同志近讀其奏疏見養深氣厚得  
蕩蕩平平之道又深慰老丈得侶頃頴泉丈見示丈  
所寄汝光書其間為近學林正甚當甚幸第前段着  
語大重第意今日大弊正在聲利毒入肌髓寔為亂  
源如昨江陵一班亦只是看聲利不破世又有講心  
齋之學及二氏家至或助欲長亂者亦不能脫聲利  
之為害也非盡心齋與二氏之過也心齋之學弟恒  
謂淺大昔信之大重今反之又似更重矣恐後亦有  
妨也大抵初見本心者如半夜之觀海日使詫為異  
而習氣未脫或至於狂妄識日中之天則也其未見  
本心者不免仍依違晚宋議論終成兩可又不知真  
儒知本之學與禪家只在盡與不盡幾微之辨乃反  
搯戈內指阻善害道益甚故弟不得已收拾舊文勒  
為衡齋一書意在八字打開兩俱說破不必復含糊  
調停知我罪我其在茲乎今奉往一部惟教正之餘  
姑不逮

答楚侗書

近時夢兄與近溪兄居多豈於二兄獨別久念切故  
耶忽得來教亦如天降披讀滿紙無非教望憂我之



深慰感矣俟鳴言向年與賢兄弟語話今視之皆夢  
言復追論不免纏繞已盡化之至謂我精神不長恐  
多浪費斯言中我骨髓弟因自觀今日猶我也諺云  
獅子一吼野犴腦裂良由欠此決烈故至悠悠漫漫  
未見長進年近知命尚未少立慚負豈忍言哉讀兄  
別冊真見千里面談其他種種論議作用真見學力  
到處又見示以得人報 明天子尤為仰服欣悅但  
不知果得一二人慰心否便中尤望指其姓名楊希  
淳弟素知其氣節行誼不知近何如也至謂一味固  
滯不少假借為國家守此衡則又專在守衡而不在  
學問似亦終有二見象山先生管庫盡心自謂是執  
事敬弟向與兄言者亦不過以此意相補而已非謂  
專以執法任事為學也乃象指弟為隨事精察不無  
見枉蓋兄愛弟憂弟之深故不暇以弟之奉報者見  
詳也如何性命解兄已得莊釋立心緊處至孟子立  
言處似猶未徹孟子正言性命為一件語甚簡直兄  
不免層疊轉折恐多出思索非真得也別簡聊且發  
難請益萬里相求不敢虛負知兄不忽也兄得近溪  
見麓二丈及多賢相切弟獨孤陋柰何所僅可驗者  
利害毀譽磨鍊稍堅而已至於天則今尤未敢言也



方值兵事冗病交奪稽留來使正不欲草草耳老伯  
既得馳典知兄心事已稍慰矣先師文莊公祠篤念  
作新記文弟顛執筆容暇圖之

與鄒汝瞻書

別後得汝瞻書二知篤念山中也頃又聞以言事  
蒙斥竊為嘆悵久之談者羨汝瞻剛決前後不回易  
此非溢語也僕意稍不然僕以汝瞻地望正當與  
主上浸灌洽浹先有見信嚮之意則或泛論而令自  
擇自與得之及深若或因事特論亦貴和婉可俾樂  
從此則實能上格君心下可禪天下利害矣蓋人情

父子友朋間亦有不易入者况人主乎傳聞汝瞻昨  
所言似尚稍激此在它人為難事在吾汝瞻自居大  
人之學者恐未盡也夫剛決丈夫分也然古人貴于  
知柔知剛夫剛柔者質也有方者也知也者性也無  
方者也故能以無方者而陶乎有方則三德可為六  
德六德可為九德此真虞廷之學非汝瞻孰勝哉老  
夫人至南想亦已便安矣娛侍餘暇日與留京良朋  
切琢則汝瞻又未始不樂也久之便羽茲來者五雲  
郭君僕舊同舍友也附訊啟處不既

與蘓誠齋書



其自春來益不聞外事日者乃聞門下政治奏課第一而仙鳧已返文江之上矣亟擬候訊且為先師致謝以燎倒即未之逮乃辱教惠先之感何可言締讀來教益知門下篤意斯學其所謂政本者固有在也而又惓惓下問豈奔饑渴豈亦以能問於不能者非耶來教云悠悠之病皆由欲根不斷欲根不但聲色貨利而官中喜怒榮辱利害其在毀譽尤最微也某平日拚眩於此數者嘗及自求之則惟立志之為難蓋平日非不知此數者之為崇而不能終斷者此豈真難也哉其志病也濂溪無欲之旨與先師所謂收斂來教所謂斷欲根成無異撰第無真志則難其所易有真志則易其所難故孔子從心不踰皆始於志而程子有志立學半之語豈欺我哉先師卷中謂某疑濂溪者此出先師一時行文之簡非謂某敢疑濂溪也某嘗疑大極圖說非濂溪所作嘗著論辨之今往一通奉覽即知其非疑濂溪也克己訓曰勝私用之誠亦得力但勝私終不能無私且展轉交戰與顏子庶幾之學亦不相協不如訓克為克明之克訓己為為仁由己之己則與本文及下文條目辭意不背亦與顏子地位相協第不知果是否不貳過乃心無



疑二此非高明不能觀之蓋心無疑貳必有得於幾者而後能也故曰幾者動之微言之先見者也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自心體幾微念慮未形者言之觀未嘗不三字則顏子決幾之早可知矣故稱顏子為庶幾非若後之學者非禮之既交與怒之既遷過之既二猶復展轉念慮者之可疑也雖然非有真志則不能斷欲根非斷欲根則不可以與幾幾豈易言哉其愧此久矣辱來教敬以請正先師祠事猶希終愛外別集值其今歲病加遂未卒業今先奉外集二冊幸覽正入錄餘俟續上也馬鍾陽朱

與姜鳳阿書

鎮山二公所付詩及圓通寺詩今來封內未有計或遺之幸一查過力疾先復謝不日另布以終來教

前年去蜀時復勒書附茂州令兄處不知終達否是後兩夢兄不知果夢耶抑非夢耶雖然終不若夙昔面承也連歲故鄉北使亦便然弟素少通北書况今乃林端病骨乎近聞報知兄已南出為國子師不知近况復何似往與兄握手時雖荷知與然猶未嘗深言學觀兄意以今時學者未有真脩故姑聽其說為文字謀弟於其時亦尚愧真脩故不敢為兄深言非



避而不言也自堯舜孔門以仁為學仁道之不講故  
或參入它學漫淫為空談為無忌憚今欲真脩其惟  
仁為已任敬而無失者乎此程伯子識仁章所為憊  
倦也夫以仁為任能敬而無失則自不忍苟已而慢  
物亦自不至空談無忌憚者故孔門又有脩已安百  
姓之訓其為道至周為教至明也然能任之者至鮮  
以兄問世之英經世之志而宅國師之尊

天子所從醕爵而問道者也俾當仁不任緩堯舜孔  
子之業而獨睢睢文字之間恐非兄之所素甘而安  
焉者也計兄別後必已邁種有反身而誠之樂則非  
弟之愚柔者能測識矣楚侗近相處及此否弟病如  
昨閉戶索居絕無長進正欲奉書忽聞有舍親劉生  
之便援筆以請兄其有意終教之乎力疾不既所可  
言者

告休稟帖

稟為乞休事職病狀苦衷已具前文并陳近揭顯惟  
本院哀察俯允不謂三學具呈誤祈批留不勝惶悚  
職非不知本院盛心及三學嚮往之意但病與事  
違力與心違揔緣本職素養薄劣福緣短淺不得乘  
此以報朝廷以慰知己重負初心莫如之何若令職



草草了事遷延尸曠以需轉事斃不能為此也又聞  
本院歆先威茂道後及本職如此則愈遲時日職病  
日深而殘喘益難支矣竊意創病雖重一愈則復其  
元積病似輕失養則至于斃今盛茂道創病可愈者  
也本職積病難瘳者也近如安綿道李會憲乃亦積  
病所致伏乞本院將威茂道少需其愈將本道先委  
帶管早放東歸題請另補保全殘生則本院一物得  
所之仁至本職而完美職將百生感德九死圖報曷  
有窮已職自計若遣人具奏又恐部中不肯相信且  
孤劣無可恃托書問之繁尤病骨所難勝者回生之  
祈惟在本院今已將吏印關回本司私擬得代即赴  
川東叩辭伏乞早批帶管恕至遲延則明年科場期  
迫其代考者益難為矣為此

葉為乞休事職病狀苦衷已具前文并陳近揭顯惟  
本院哀察俯允蓋本職非慕為高實以前恙困苦精  
神短損目力昏倦所取艱者閱卷一事若令草草了  
事遷延時日以需遷轉又性所不能今之告行雖未  
敢云合道然亦自附量力之義且少不知學斷伐已  
多遲暮後事獨立尤難所謂順事無情即於天地萬  
物上常應常了職非不事此其如力量未克何此



私竊所以獨羨於本院也向年遠違有疑欲請自憾  
無由近聞鎮臨五內俱躍適荷鈞示許令回叩已擬  
於旬前振翅矣不謂前恙轉熾近加腸風下血益至  
昏暈若復回省則不獨勞繁難勝恐致病症益增所  
諭教外別傳若本院能衰憫朽物賜之生機可得垂  
示于筆札之間乎職雅以日用常知若不墮情識即  
能通晝夜徹死生長上古不老後天地常存非獨二  
氏孔子知天命即是主張天命正此境界豈云知識  
而已此則人人可勉至于才智大小精力厚薄則有  
不能強者不知本院肯印證此意否懷望不彼外乞  
其代考者益難為矣為此

告休揭帖

本院諒察于常情之表生全於苦病之餘犬馬之報  
期在異日今已將吏印關回本司私擬得代即赴川  
東候命伏乞早批帶管恐至遲延則明年科場期迫  
為患病危篤不能供職懇乞矜察容令休致調理事  
本職年五十歲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由進士嘉靖  
三十六年四月內除授刑部河南司主事三十九年  
四月內陞本部雲南司署員外郎主事本年五月內  
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四十一年九月內陞四川布政



司右叅議四十四年四月內陞今職伏念本職幼賦  
弱質長亦多病先任湖廣為景府初至劉家隔地方  
在彼祇役得染濕疾手足黃腫小腹脹痛不時舉發  
後轉四川分守上川南任劉雅州萬山叢鬱晝鮮見  
日濕氣薰蒸小腹復脹痛苦呻吟越十五日晝夜不  
得合眼當雖暫愈致加濕瘡及後以腊月查盤松潘  
復感傷寒幾至不料乙丑三四月在雅州又感瘴病  
每日寒戰兩呈院臺乞歸未允旋叨督學之命比  
蒙諭以新命催促赴任本職只得暫任勉支供事  
今春於貢院考校成都所屬生員前疾復作臥枕數

日比因關防不但薪水難通抑且醫藥不便又患腸  
風下血屢至昏暈目倦生花閱卷尤艱事竣強於四  
月巡歷潼川順慶等處考校濕痛濕瘡一時並舉兼  
以脾泄延綿飲食全減甚至踰月不嘗暈味負痛從  
事力苦供職困憊日甚羸弱日增兩目生翳四肢無  
力痰火復熾每至昏仆不能前事前有明醫謂職之  
病非從林下閉門灸治斷亦難愈查得近日湖廣叅  
議潘清直亦以患病蒙兩院題准回籍休致本職患  
病既劇而學事尤非輿疾可理伏望本院矜察疾苦  
容乞休致回藉以便調理及早為題奏別補賢能



庶殘喘少延首立得遂則本院恩德真與父母生成  
同一等也職不勝感戴之至豈忘啣結之報為此具  
由

又

稟為乞休事職病狀百千畧具公文不敢復贅緣自  
去春具呈兩院乞休荷蒙批留比時新承

勅命上思 主恩未報下思事勢未便故復勉就意  
得少效一二以罄此心不謂宿病纏綿展轉莫支今  
春腸風下血屢至昏暈加以閱卷試士查理發落俱  
非書吏可代勞憊莫堪痛苦自知比時幾欲呈休又

思本院初臨豈忍即言求去今又復半年矣適值寓  
此前患復發痛脹瘡疥嘔泄廢火一夜數起人已兩  
疲自知元氣已隳故致百病交攻踰月不沾肉味每  
日勉支供事自非鐵石其何能以竊幸本院西鎮夙  
懷萬物一體之忱實行一物得所之政本職叨荷宿  
於濫備屬末此正所謂平載一時不時可遇者也若  
不乘此懇乞矜憐容令休致則誰復有良而全之者  
矣職自歎具疏陳情但遲鄂中不肯遽復徒費往返  
如職眇劣何能托則舍本院表全之外更莫何哉職  
相知友人貽書見責謂當竣明年科場事且未得真



才何以 上報職反覆思惟連教日夜如職結髮誦  
書已知許 國壯後聞學練思經世况承簡命果未  
得人然又竊念職本駁質又無堅志躬行未逮粗氣  
尚存明道有去君子不以天地萬物撓己已立後方  
能了得天地萬物今職已尚未立何以立人身且不  
理何以理物况因病軀益增鶩鈍若不早自引退以  
俟賢哲則其罪豈尤不可贖也矣抱朴子云自卜者  
審不能者止此又職所及己量力而得者也伏乞本  
院曲推職上無所驅下無所迫兩年之間亟欲求去  
非有大不得已豈甘舍 明時及本院知遇乎如蒙

詳允即日別委代管准為 題補則職不獨保全病  
軀亦免瘵曠職業此誠本院一物得所之至仁也職  
得全歸倘獲調理無恙靜脩有得則就林下或能成  
一二人亦未必非所以報 國家慰知己者也職為  
此具稟不覺縷瀆若有一語非衷鬼神殛之臨稟不  
任悚息瞻望之至

乞休揭帖

呈為公務事其於八月十三日奉到本院鈞札惓惓  
諭止語溫而意弘仰見盛心無非為 國家為人才  
而職實非其人也反躬內循感悚何極職之求歸非



敢慕高實以濕病為根不時脹痛又濕瘡脾泄恒苦  
夜起以此精神日耗飲食全減不能當事昨任知府  
行時曾托代稟本院一詢病狀知非誣也數日間脹  
痛益近胸隔至今未已濕痛痒痛廢寢益多度日猶  
可度夜如年又此地無醫可托緣去春在松潘病後  
元氣頓弱俾夙昔有為之志盡已消蝕兩年之間展  
轉相尋其何能堪白沙先生云年未暮而氣已衰志  
欲前而力不逮此惟職自知而難以盡訴也重倚本  
院開諭本職歸省城面定行止職初意本院垂允後  
亦須一圖面辭蓋十年懷積所欲請質恨不親炙矧  
蒙本院有意教之者乎第此口足尚難履俟稍勝履  
當蒲伏叩請也至于放職東歸一節懷望本院垂仁  
生全古人有不必居官而所成尤大者雖非職敢望  
然望本院以此為愛尤愛之大也為此具揭續申









